

# 廣州話ABB式形容詞研究

陳雄根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
—

和現代漢語一樣，廣州話單音節形容詞重疊的方式，有ABB式一種。ABB式的形容詞始見於《楚辭》，它是由一個單音形容詞和一個重疊式組成。<sup>1</sup> 有學者認為廣州話ABB式形容詞的BB成分有加深程度作用，<sup>2</sup> 也有學者認為BB有一定的意義，表示某種形象色彩或感情色彩。<sup>3</sup> 例如「白雪雪」〔pak<sup>9</sup> syt<sup>7</sup> syt<sup>7</sup>〕一詞，可理解為「非常潔白」，「雪雪」有加強原詞「白」的程度的作用；「白雪雪」也可理解為「白得像雪一般」，如此「雪雪」補充說明「白」得怎麼樣。從上例觀之，BB的意義是不易拿捏得準的。另外，不少ABB式的形容詞，BB的含義更不易明白，主要的原因是BB通常用借音字表示，而不出本字。例如「烏卒卒」〔wu<sup>1</sup> tsɔt<sup>7</sup> tsɔt<sup>7</sup>〕一詞，解為「烏黑」，但「卒卒」為何有「黑」義，得要從它的本字入手探究（詳後）。又如「靜英英」〔tseŋ<sup>6</sup> jeŋ<sup>1</sup> jeŋ<sup>1</sup>〕一詞，意思是「非常靜」，但「英英」究何所指，是很難說得準的。「英英」是借音詞，不能從它的字面看得出它對「靜」有何附加意義。<sup>4</sup> 有時BB甚至無本字可寫，這樣更不易掌握ABB的含義。為方便說解廣州話ABB形容詞的內部結構和BB的音義，本文揭取三十個BB成分有本字可考的ABB式形容詞進行分析，並以這三十個形容詞為主，探討以下問題：

1. BB的書寫形式
2. BB的詞匯意義
3. A與BB的詞匯意義關係
4. BB的內部結構

1 參王力《漢語史稿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）中冊，頁319。

2 參陳慧英〈談談廣州話的形容詞〉，《中國語文》，1979年第6期，頁452。

3 參李新魁、黃家教等《廣州方言研究》（韶關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447。

4 白宛如《廣州方言詞典》（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）將「靜英英」寫成「靜鷹鷹」，解作「靜悄悄，安靜」，也說「鷹咁靜」。（見該書頁384）姑存此說以待考。

5. A與BB的結構關係
6. BB連讀變調的現象
7. ABB的句子功能

廣州話ABB式形容詞中，A多屬形容詞（如「白雪雪」的「白」），也有的是名詞（如「面青青」的「面」）。本文所論的ABB形容詞，A僅限於形容詞；A為名詞的，則不在討論範圍之內。至於本文採用的廣州話音標系統，有如下述：

聲母 (20個)：

p, p', m, f, t, t', n, l, ts, ts' s, j, k, k', ŋ, h, kw, kw', w, ø

韻母 (53個)：

a, ai, au, am, an, aŋ, ap, at, ak, əi, əu, əm, ən, əŋ, əp, ət, ək,  
 ɔ, ɔi, ɔn, ɔŋ, ɔt, ɔk, ou, oŋ, ok, ɛ, ɛŋ, ɛk, ei, eŋ, ek, œ, œŋ,  
 œk, øy, øn, øt, i, iu, im, in, ip, it, u, ui, un, ut, y, yn, yt, m̩, ŋ̩

聲調 (共9個，另變調2個)：

-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1：陰平，包括高平變調 | 2：陰上，包括高升變調 | 3：陰去 |
| 4：陽平        | 5：陽上        | 6：陽去 |
| 7：上陰入       | 8：下陰入       | 9：陽入 |

## 二

以下就三十個BB有本字可考的ABB式形容詞，<sup>5</sup> 說明其義，並注出B字的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反切，這些切語轉讀成現在的廣州音，如屬音和切的，不另加說解；如非音和切的，則加注說明該等切語如何切出今廣州音。有關廣州話聲韻調與中古音的對應關係，

5 這三十個ABB式形容詞，其中1-9、13-17、19-20、22-29諸詞選自白宛如《廣州方言詞典》，11、18、30三詞選自詹憲慈《廣州語本字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95年）。21一詞選自陳伯燁、吳偉雄《生活粵語本字趣談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）10、12二詞本字為本文所定。

主要參考鄧少君〈廣州話聲韻調與《廣韻》的比較〉一文。

1. 肥腩腩 [fei<sup>4</sup> tət<sup>7</sup> tət<sup>7</sup>] (《廣韻·沒韻》：「腩，陀骨切。」<sup>6</sup>)

《說文·肉部》：「腩，牛羊曰肥，豕曰腩。」「腩」本指豬的肥胖，移以指人，指胖得很結實。「腩」本音tət<sup>9</sup>，變調讀tət<sup>7</sup>。

2. 肥豚豚 [fei<sup>4</sup> t'en<sup>4</sup> t'en<sup>4</sup>] (《廣韻·魂韻》：「豚，徒渾切。」)

《說文·豕部》：「豚，小豕也。」「豕」本義是小豬，引申為肥。「肥豚豚」是指人胖乎乎的。

3. 肥伣伣 [fei<sup>4</sup> təm<sup>3</sup> təm<sup>3</sup>] (《集韻·感韻》：「伣，徒感切。」<sup>7</sup>)

「伣」同「髻」，髮垂貌。《玉篇·人部》：「伣，《詩》云：『髻彼兩髦。』或作伣。」「肥伣伣」指肥胖而肉下垂貌。「伣」本讀təm<sup>6</sup>，變調讀təm<sup>3</sup>。

4. 肥腩腩 [fei<sup>4</sup> nəm<sup>6</sup> nəm<sup>6</sup>] (《集韻·勘韻》：「腩，奴紺切。」)

《集韻·勘韻》：「腩、腩臍，肥兒。」「腩」是肥的樣子，今廣州話「肥腩腩」是指肌肉肥而鬆軟的意思。<sup>8</sup>

5. 瘦蝻蝻 [səu<sup>3</sup> naŋ<sup>2</sup> maŋ<sup>2</sup>] (《廣韻·梗韻》：「蝻，莫杏切。」<sup>9</sup>)

「蝻」是指蚱蜢。蚱蜢體形瘦長，「瘦蝻蝻」形容人很瘦，瘦得像蚱蜢一樣。「蝻」本音maŋ<sup>5</sup>，於「瘦蝻蝻」中變調讀maŋ<sup>2</sup>。

6. 濕漉漉 [səp<sup>7</sup> nɛp<sup>9</sup> nɛp<sup>9</sup>] (《廣韻·緝韻》：「漉，尼立切。」)

《廣韻·緝韻》：「漉，濕漉」《類篇·水部》：「漉濕 漉，水兒。」「濕漉漉」指濕漉漉的。按：「漉」本作「納」，指絲之濕。《說文·糸部》：「納，絲濕納納也。」引申為衣濡濕貌。劉向《九歎·逢紛》：「衣納納而掩露。」王逸注：「納納，濡濕貌也。」今廣州話以「漉」代「納」。

6 按：「腩」音「陀骨切」，「陀」屬定母，全濁。按《廣韻》聲母與廣州話聲母的對應關係，定母字今為平聲者讀送氣，為仄聲者讀不送氣，「陀骨切」廣州話讀陽入調，仄聲，故切為不送氣，音tət<sup>9</sup>，變調讀tət<sup>7</sup>。

7 按：「伣」音「徒感切」，「徒」屬定母，全濁。定母字今為廣州話仄聲者，讀不送氣。又中古全濁上聲字今變讀去聲，故「徒感切」當讀不送氣，去聲，音təm<sup>6</sup>，變調讀təm<sup>3</sup>。又：本文所引《集韻》切語，除另說明外，均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述古堂影宋鈔本《集韻》。

8 另有「肥滄滄」一詞，讀音與「肥腩腩」同，解作「油汪汪的」，「滄」是借音字，本字無考。

9 按：「蝻」音「莫杏切」，反切上字「莫」屬明母，次濁；反切下字「杏」屬匣母，全濁，今讀去聲，中古原讀上聲。「杏」中古屬梗韻二等開口，梗韻二等開口字廣州話讀-aŋ或-ɛŋ。「蝻」中古屬明母，次濁，梗韻，二等，開口，今讀作maŋ<sup>5</sup>，變調讀maŋ<sup>2</sup>。

7. 糲糲 [ts'i' nɛp<sup>9</sup> nɛp<sup>9</sup>] (《集韻·洽韻》:「糲, 昵洽切。」<sup>10</sup>)

《集韻·洽韻》:「糲, 粘也。」「糲糲」指粘粘糊糊。按:「糲」、「潤」、「納」當為同源字, 三字皆有濡濕之意, 而「糲」義側重於物體粘結的狀態。

8. 滑漈漈 [wat<sup>9</sup> san<sup>4</sup> san<sup>4</sup>] (《集韻·山韻》:「漈, 棧山切。」<sup>11</sup>)

《集韻·山韻》:「漈, 魚龍身濡滑者。」「滑漈漈」指黏滑之狀。「滑漈漈」今作「滑漈漈」。

9. 脆曝曝 [ts'ɔy<sup>3</sup> pɔk<sup>7</sup> pɔk<sup>7</sup>] (《廣韻·覺韻》:「曝, 北角切。」)

《廣韻·覺韻》:「李頤注《莊子》云:『曝, 放杖聲。』」按《莊子·知北遊》:「神農隱几擁杖而起, 曝然放杖而笑。」「曝」是象聲詞, 象物著落聲。「脆曝曝」則形容脆裂的聲音。「脆曝曝」今作「脆卜卜」。

10. 硬觶觶 [ŋaŋ<sup>4</sup> kwɛŋ<sup>1</sup> kwɛŋ<sup>1</sup>] (《廣韻·庚韻》:「觶, 古橫切。」<sup>12</sup>)

《說文·角部》:「觶, 兕牛角可以飲者也。……其狀觶觶, 故謂之觶。」段注:「觶觶, 壯兒。」「觶」以兕角為之, 故引申有硬義。「硬觶觶」形容物堅硬貌。

11. 硬弼弼 [ŋaŋ<sup>6</sup> pɛŋ<sup>1</sup> pɛŋ<sup>1</sup>] (《廣韻·耕韻》:「弼, 薄萌切。」)

「弼」按《廣韻》反切, 當讀paŋ<sup>4</sup>, 今讀pɛŋ<sup>1</sup>, 大概是變調的讀法。《說文·弓部》:「弼, 弓彊兒。」「硬弼弼」的「弼」, 引申有硬來的意思。「硬弼弼」又可表示脾氣倔強。「硬弼弼」除讀ŋaŋ<sup>6</sup> pɛŋ<sup>1</sup> pɛŋ<sup>1</sup>外, 又讀作ŋaŋ<sup>6</sup> paŋ<sup>1</sup> paŋ<sup>1</sup>, 前者是文讀, 後者是白讀。「硬弼弼」或作「硬繃繃」, 義亦通。<sup>13</sup>

12. 輕嫖嫖 [hɛŋ<sup>1</sup> p'iu<sup>1</sup> p'iu<sup>1</sup>] (《廣韻·宵韻》:「嫖, 撫招切。」<sup>14</sup>)

《說文·女部》:「嫖, 輕也。」《廣韻·宵韻》:「嫖, 身輕便兒。」「嫖」有輕捷之意。「輕嫖嫖」極言其輕。「輕嫖嫖」或作「輕嫖嫖」, 義亦通。<sup>15</sup> 今「輕嫖嫖」又作「輕飄飄」, 形容輕得要飄起來的樣子。

10 「糲」字切語據北京中國書店影揚州使院重刻本《集韻》。

11 按:「漈」音「棧山切」, 「棧」中古屬崇母, 全濁, 崇母字今或轉成廣州話s-母, 「棧山切」可讀san<sup>4</sup>音。

12 按「觶」音「古橫切」, 中古屬庚韻, 庚韻可轉讀今廣州話-aŋ或-ɛŋ韻, 故「觶」切得kwɛŋ<sup>1</sup>音。

13 「繃」有「板著」之義, 「硬繃繃」又可形容做事不曉變通。

14 按:「嫖」音「撫招切」。「撫」屬敷母。敷母今廣州話多讀f-聲母, 但偶有讀作p'-母的(如「番禺」的「番」), 「嫖」今讀p'iu<sup>1</sup>, 屬例外讀法。

15 詹憲慈《廣州語本字》「輕嫖嫖」作「輕嫖嫖」(見該書頁495)。《說文·人部》:「嫖, 輕也。」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於「嫖」字下注云:「與人部嫖音義同。」

13. 軟韌韌 [jyn<sup>5</sup> nɛp<sup>9</sup> nɛp<sup>9</sup>] (《廣韻·合韻》:「韌, 奴荅切。」<sup>16</sup>)

「韌」, 《廣雅·釋詁》:「弱也。」《廣韻·合韻》:「腴兒。」「軟韌韌」的意義有二:一指物件的柔軟, 一指性格的軟弱。

14. 忸妣妣 [ɣɛn<sup>1</sup> tsi<sup>1</sup> tsi<sup>1</sup>] (《集韻·支韻》:「妣, 將支切。」)

「忸」指人瘦削弱小。《玉篇·彡部》:「婢, 婢妣, 短小兒。」《集韻·支韻》:「妣, 婢妣, 短也。」「忸妣妣」形容人矮小瘦弱, 「妣妣」有強調「短小」的作用。

15. 忸嫋嫋 [ɣɛn<sup>1</sup> niu<sup>1</sup> niu<sup>1</sup>] (《廣韻·篠韻》:「嫋, 奴鳥切。」)

「嫋」本讀niu<sup>5</sup>, 唸niu<sup>1</sup>是變調的讀法。《說文·女部》:「嫋, 姆也。」《廣韻·篠韻》:「嫋, 長弱兒。」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:「柔橈嫋嫋, 斌媚姆嫋。」「忸嫋嫋」是形容人長得又高又瘦。

16. 空寥寥 [hoŋ<sup>1</sup> liu<sup>1</sup> liu<sup>1</sup>] (《廣韻·蕭韻》:「寥, 落蕭切。」)

「寥」本讀liu<sup>4</sup>, 讀liu<sup>1</sup>是變調的讀法。《玉篇·宀部》:「寥, 空也。」《老子》第二十五章:「寂兮寥兮, 獨立而不改。」河上公注:「寥者空無形。」「空寥寥」是指空空如也。

17. 臊醄醄 [sou<sup>1</sup> hɛm<sup>1</sup> hɛm<sup>1</sup>] (《廣韻·覃韻》:「醄, 火含切。」<sup>17</sup>)

《廣雅·釋器》:「醄, 香也。」王念孫疏證:「《釋訓篇》云:『醄醄……香也。』……醄與醄同。」《廣韻·覃韻》:「醄, 小香。」廣州話「臊醄醄」是形容羊肉膻氣或嬰兒乳臭的氣味。

18. 臭磬磬 [ts'ɛu<sup>3</sup> hɛŋ<sup>1</sup> hɛŋ<sup>1</sup>] (《集韻·耕韻》:「丘耕切。」<sup>18</sup>)

《玉篇·磬部》:「磬, 不可近也。」「臭磬磬」本意是臭不可近, 引申為極臭的意思。

19. 白濛濛 [pak<sup>4</sup> moŋ<sup>1</sup> moŋ<sup>1</sup>] (《廣韻·東韻》:「莫紅切。」)

《說文·水部》:「濛, 微雨也。」引申為微雨之貌。《詩·豳風·東山》:「我來自東, 零雨其濛。」又引申有籠罩之義。《文選·左思〈魏都賦〉》:「陽靈停曜於其表, 陰祇濛霧於其裏。」廣州話「白濛濛」形容白茫茫一片, 模糊不清, 用法與現代漢語相當。廣州話「白濛濛」也有「粉白」的意思。「濛」本讀moŋ<sup>4</sup>, 變調讀moŋ<sup>1</sup>。

16 按:「韌」音「奴荅切」,「荅」為合韻一等開口字,合韻開口一等字今廣州話讀-ap或-ɛp韻,「韌」切得nɛp<sup>9</sup>音。

17 按:「醄」音「火含切」,反切上字「火」屬曉母,合口。曉母合口字今廣州話有讀h-母的(如:「靴」、「許」、「兄」等是),「醄」切讀得hɛm<sup>1</sup>音。

18 按:「磬」音「丘耕切」,反切上字「丘」屬溪母,開口。溪母開口字今廣州話可轉讀h-母。反切下字「耕」屬耕韻,二等開口字,耕韻二等開口今廣州話轉讀-aŋ或-ɛŋ韻,「磬」切讀得hɛŋ<sup>1</sup>音。

20. 白雪雪 [pak<sup>9</sup> syt<sup>7</sup> syt<sup>7</sup>] (《廣韻·薛韻》:「雪,相絕切。」)

「雪」本音syt<sup>8</sup>,變調讀syt<sup>7</sup>,「白雪雪」本意像雪一般白,泛指非常潔白,白淨淨的。

21. 黑黷黷 [hək<sup>7</sup> mæg<sup>1</sup> mæg<sup>1</sup>] (《集韻·耕韻》:「黷,眉耕切。」<sup>19</sup>)

「黷」本音mæg<sup>4</sup>,變調讀mæg<sup>1</sup>。《說文·冥部》:「黷,冥也。」「黑黷黷」是黑暗,黑漆漆的意思,用以形容環境的黑暗或物體色黑。「黑黷黷」也可以說成hək<sup>7</sup> mæg<sup>4</sup> mæg<sup>1</sup>。

22. 烏黢黢 [wu<sup>1</sup> tsət<sup>7</sup> tsət<sup>7</sup>] (《集韻·術韻》:「促律切。」)

《集韻·術韻》:「黢,黑也。」「烏黢黢」一般指物體的烏黑。「烏黢黢」今多作「烏卒卒」。

23. 黃黢黢 [wəŋ<sup>1</sup> kəm<sup>4</sup> kəm<sup>4</sup>] (《廣韻·侵韻》:「巨金切。」<sup>20</sup>)

《說文·黑部》:「黢,淺黃黑也。」「黃黢黢」形容黃中帶黑,黃得暗淡無光。「黃黢黢」又讀作wəŋ<sup>4</sup> k'əm<sup>4</sup> k'əm<sup>4</sup>,故或作「黃禽禽」。

24. 光振振 [kwəŋ<sup>1</sup> ts'əŋ<sup>4</sup> ts'əŋ<sup>4</sup>] (《廣韻·庚韻》:「振,直庚切。」<sup>21</sup>)

《玉篇·手部》:「振,柄也。」《廣韻·庚韻》:「振,振觸。」「振」有碰觸之義。杜甫《四松》其二:「終然振撥損,得松千葉黃。」「光振振」的「振」,則由物體的接觸義引申為光線接觸人目,「光振振」形容光亮耀眼,刺目的意思。

25. 酸微微 [syn<sup>1</sup> mei<sup>1</sup> mei<sup>1</sup>] (《廣韻·微韻》:「微,無非切。」)

「微」本音mei<sup>4</sup>,變調讀mei<sup>1</sup>。「酸微微」即酸溜溜,是微酸的意思。「微微」有補充說明酸的程度。

26. 懵閉閉 [moŋ<sup>2</sup> pəi<sup>3</sup> pəi<sup>3</sup>] (《廣韻·霽韻》:「閉,博計切。」)

「懵」是昏昧無知貌。《廣雅·釋訓》:「懵,闇也。」岑參《感舊賦》:「上帝懵懵,莫知我冤。」「閉」有閉塞不通之意。「懵閉閉」有蒙在鼓裏,不知真相之意,也可稱「懵懵閉」。

27. 孤清清 [ku<sup>1</sup> ts'əŋ<sup>1</sup> ts'əŋ<sup>1</sup>] (《廣韻·清韻》:「清,七情切。」)

19 按:「黷」音「眉耕切」,反切下字「耕」轉讀為-əŋ韻,與上注「黷」字同。「黷」切讀得 mæg<sup>4</sup>音,變調讀 mæg<sup>1</sup>。

20 按:「黢」音「巨金切」,反切上字「巨」屬群母,全濁;反切下字「金」屬侵韻,開口,平聲。群母開口平聲字今廣州話讀k'-母,故「黢」當切讀k'əm<sup>4</sup>音,今讀為kəm<sup>4</sup>,是例外的讀法。

21 按:「振」音「直庚切」,反切上字「直」屬澄母,全濁,澄母平聲字今廣州話讀ts'-母。反切下字「庚」屬庚韻,平聲,二等,開口,庚韻二等開口今廣州話讀-aŋ或-əŋ韻。「振」今讀平聲,送氣,按切語當讀ts'əŋ<sup>4</sup>音。

《廣韻·清韻》「清」有「靜」義。《莊子·天下》：「寂乎若清。」「清」有寂靜、冷清之意。「孤清清」即「孤單單」，指獨自一人，孤單貌。

28. 熨焮焮 [hɔŋ<sup>3</sup> hɔp<sup>9</sup> hɔp<sup>9</sup>] (《廣韻·狎韻》：「焮，胡甲切。」)

「熨」，《集韻·迥韻》：「火乾出也。」引申有燙、熱的意思。「焮」，《廣韻·狎韻》：「火兒。」引申為熱貌。「熨焮焮」是熱烘烘的意思。

29. 齊葺葺 [tsɿ<sup>1</sup> ts'ɿp<sup>7</sup> ts'ɿp<sup>7</sup>] (《廣韻·緝韻》：「葺，七入切。」)

《說文·艸部》：「葺，次也。」「葺」是以茅草蓋屋。《左傳·襄公三十一年》：「繕完葺牆，以待賓客。」杜注：「葺，覆也。」孔疏：「此云葺牆，謂草覆牆也。」引申有修補，整齊之意。如李清照論詞：「至晏元獻、歐陽永叔、蘇子瞻，學究天人，作為小歌詞，直如酌蠡水於大海，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。」<sup>22</sup> 文中的「葺」，便有齊整之意。「齊葺葺」指十分齊整。

30. 多𦉳𦉳 [tɔ<sup>1</sup> nɔ<sup>4</sup> nɔ<sup>4</sup>] (《廣韻·歌韻》：「𦉳，諾何切。」)

「𦉳」，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多也。」「多𦉳𦉳」是很多的意思。由於一般人多將n-聲母讀成l-聲母，故「𦉳」音由nɔ<sup>4</sup>變lɔ<sup>4</sup>，而「多𦉳𦉳」也由「多籊籊」取代了。

### 三

上舉的ABB形容詞中，BB部分或不寫本字，而以同音字代之，原因是本字難考或太生僻，故意回避，如以「烏卒卒」代「烏黻黻」，「滑潺潺」代「滑滌滌」，「多籊籊」代「多𦉳𦉳」等。當然，ABB式的形容詞，BB並非都有本字可考，如白□□ [pak<sup>9</sup> sai<sup>4</sup> sai<sup>4</sup>，指膚色蒼白]、紅□□ [hɔŋ<sup>4</sup> tɔŋ<sup>1</sup> tɔŋ<sup>6</sup>，指紅得俗氣，刺目]，BB均無本字。由於BB多用借音字，或無本字可尋，間接令BB的詞義更形虛化。

ABB式形容詞的BB成分都含有不同程度的詞匯意義，A與BB的詞義關係，具體而言有兩方面：(一) BB有強調A義的作用；(二) BB有補充A義的作用。關於第一種作用的，如「濕潤潤」的「潤潤」，強調濡濕之貌；「軟韌韌」的「韌韌」，強調軟貌；「齊葺葺」的「葺葺」，則強調排列整齊之貌。關於第二種作用的，如「黃黧黧」的「黧黧」，補充黃中帶黑的意思；「光振振」的「振振」，則有「刺目」的附加意義，「酸微微」的「微微」，則有「略微」的附加意義。又不同的BB成分，間有同源的現象，如「濕潤潤」的「潤潤」和「黧韌韌」的「韌韌」，讀音相同，並有「濡濕」的共同義素。

22 見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(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62年)，頁254。

BB成分的詞匯意義與A的詞匯意義是相同、相近或相關。如「空寥寥」，「寥寥」也有「空」義；又如「黑颯颯」，「颯颯」有「冥」義，與「黑」義近；又如「脆曝曝」，「曝曝」是脆裂的聲音，與「脆」義相關。總的來說，BB有強調A義作用的，二者意義多相同或相近；BB有補充A義作用的，兩者的意義多相近或相關。ABB形容詞，就其詞匯意義而言，A是主要成分，BB是次要成分。

至於BB的內部結構，BB通常是形容詞的重疊，也有名詞的重疊和動詞的重疊，舉例如下：

形容詞的重疊：肥伢伢、輕嫵嫵、臊醜醜、烏黢黢

名詞的重疊：瘦蝨蝨、硬鱗鱗、白濛濛、白雪雪

動詞的重疊：光振振、懵閉閉、齊茸茸、慌失失

A與BB結合後，如A和BB的詞匯意義是平行或相等的，則A和BB在結構上略有並列意味，如「濕漉漉」、「軟鞦鞦」、「忒嫵嫵」、「空寥寥」、「烏黢黢」等是；如BB有補充A詞義作用的，則A與BB具有後補關係，如「肥伢伢」、「瘦蝨蝨」、「脆曝曝」、「臭盤盤」、「黃黢黢」等是。另外，同一個中心成分A，可與不同的BB結合，詞義和色彩有一定的差異，如A為「肥」，可與「脂脂」、「伢伢」、「腦腦」等BB成分相配，結合後形成不同的詞匯意義：「肥脂脂」是指胖乎乎，「肥伢伢」是肥胖而肉下垂貌，「肥腦腦」則指肌肉肥而鬆軟。另外，也有為數極少的形容詞後加成分BB，能夠跟不同的形容詞A結合，「軟陔陔」[jyn<sup>5</sup> lai<sup>4</sup> lai<sup>4</sup>]和「長陔陔」[ts'œŋ<sup>4</sup> lai<sup>4</sup> lai<sup>4</sup>]便是。<sup>23</sup> A與不同的BB的組合，或不同的A與同一BB的組合，反映了廣州話形容詞在狀寫物態上有細緻的分工。

還有個別ABB形容詞的組合，是由一個雙音節詞AB重疊第二個音節B構成的，如傻瓜瓜[sə<sup>4</sup> kwa<sup>1</sup> kwa<sup>1</sup>]一詞，是由名詞「傻瓜」（即「傻子」）重疊「瓜」而成，表示「像傻子似的」意思。又如「烏龍龍」[wu<sup>1</sup> loŋ<sup>2</sup> loŋ<sup>2</sup>]是由形容詞「烏龍」（即「糊塗」）重疊「龍」而成，表示「糊糊塗塗」之意。以上二例，跟一般由一個單音節形容詞加重疊式組成的ABB形容詞結構並不相同。

A與BB結合成形容詞後，A的讀音維持不變，而BB的讀音通常是同音的，BB有維持原讀，但也有變調的現象。變調的例子如：

「瘦蝨蝨」的「蝨蝨」，原調是陽上，變調讀作陰上；

「忒嫵嫵」的「嫵嫵」，原調是陽上，變調讀作陰平；

「空寥寥」的「寥寥」，原調是陽平，變調讀作陰平；

23 「長陔陔」、「軟陔陔」二詞分見《廣州方言詞典》頁359、392。



「白雪雪」的「雪雪」，原調是下陰入，變調讀作上陰入；在變調的過程中，「BB」前後二字一同變作另一個調值（見上「瘦蝻蝻」四例），很少「BB」前後二字調值不同。（如「黑颯颯」，「颯颯」變調後的一個讀法是：第一個「颯」讀陽平，保持原調讀法；第二個「颯」讀陰平，屬高平變調。）

ABB式形容詞在句子中主要用作謂語，其次是狀語和補語，絕少用作定語。用作謂語的，如：

1. 呢個人肥豚豚噉，好難睇。  
（這個人胖乎乎的，很難看。）
2. 地板濕漉漉，小心啲行路。  
（地板濕漉漉的，要小心行走。）
3. 條魚滑濼濼，好難捉住佢。  
（這條魚滑膩膩的，很難把它抓牢。）
4. 間房空寥寥，乜嘢都冇。  
（房間空空洞洞的，什麼也沒有。）

用作狀語的，如：

5. 你靜雞雞企喺度做乜？  
（你靜悄悄的站在這兒幹嗎？）
6. 你唔好硬梆梆噉做嘢。  
（你不要硬梆梆的處事。）

用作補語的，如：

7. 件恤衫著到黃黝黝。  
（這件襯衣穿得黃黃黑黑的。）
8. 佢畀太陽曬到黑黝黝。  
（他給太陽曬得黑黑的。）

用作定語的，如：

9. 嗰樣凍冰冰嘅嘢最好唔好食。  
（那款冰冷冷的食品，還是不要吃好。）
10. 快啲將嗰張黏糊糊嘅糖紙抆〔təm<sup>2</sup>〕咗佢。  
（快把那些黏糊糊的糖紙丟掉。）

(9)、(10)句中「凍冰冰」和「黏糊糊」，雖可用作定語，但一般還是用作謂語，把(9)、

(10) 兩句的ABB形容詞轉為謂語，更符合說話的習慣：

11. 嗰樣嘢凍冰冰，最好唔好食。  
(那款食品冷冰冰的，還是不要吃好。)
12. 張糖紙黏糊糊，快啲扒咗佢。  
(那張糖紙黏糊糊的，快把它丟掉。)

廣州話ABB形容詞，很少可以在後面加上結構助詞「嘅」來表定語，而現代漢語ABB形容詞，卻多可在後面加結構助詞「的」來表定語，這是二者句子功能最大的差異。

#### 四

總括而言，廣州話ABB式形容詞，其源可追溯至《楚辭》時代，反映了廣州話與楚語關係的密切。至於BB的組合，多由B重言而成。據本文徵引的資料分析，B的出現，有早至先秦時期(如「雪」、「濛」、「曝」等)，也有後至宋代(如「蒙」、「黦」字始見於《集韻》)，這反映了廣州話ABB形容詞不斷從古漢語吸收詞匯，補充內容。由於廣州話ABB形容詞匯多用於口語，少用於書面語，因此，BB的本字寫法便容易為人忽視，加上個別BB的本字生僻難寫，於是很容易以同音字取代，造成BB詞義隱晦。然而，A與BB的詞義基本上是相同、相近或相關，A與BB的詞義關係，是後者修飾前者，形容詞ABB或跟原式A的詞匯意義基本上是一樣的，區別在於原式單純表屬性，ABB式還表示說話人的主觀感情。

BB的內部結構，多數是形容詞的重疊，也有部分是名詞重疊或動詞重疊的。A可與不同的BB結合；相對而言，BB則較少與不同的A結合。A與BB不同的組合，大大加強ABB式形容詞的表意能力。

由於ABB式形容詞多用於口語，因此部分BB連讀時出現變調(如「瘦蝨蝨」、「空寥寥」)，BB變調結果是較原調調值為高。

ABB式形容詞在句子中大多用作謂語，其次是狀語及補語。由於大部分的態BB形容詞基本上不跟結構助詞「嘅」結合，故ABB形容詞絕少用作定語，這與現代漢語ABB形容詞常作定語是不大相同的。

## 參考書目

1. 丁度等(編)《集韻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。
2. 丁度等(編)《集韻》，北京：中國書店，1983年。
3. 王力《漢語史稿》中冊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。
4. 王卡(點校)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。
5. 王念孫《廣雅疏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。
6. 仇兆鰲《杜詩詳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。
7. 白宛如〈廣州方言的ABB式主謂結構〉，《方言》1981年第2期，頁81-92。
8. 白宛如《廣州方言詞典》，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。
9. 司馬光等(編)《類篇》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。
10. 司馬遷《史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年。
11. 朱德熙《現代漢語語法研究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0年。
12. 阮元(校刻)《十三經注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。
13. 宋子然《古漢語詞義叢考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0年。
14. 邢公畹〈現代漢語形容詞後附字探源〉，《南開學報》1982年第1期，頁36-43。
15. 余迺永《新校互註宋本廣韻》，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0年。
16. 胡仔(纂集)、廖德明(校點)《苕溪漁隱叢話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62年。
17. 李新魁、黃家教等《廣州方言研究》，韶關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。
18. 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。
19. 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。
20. 陳伯輝、吳偉雄《生活粵語本字趣談》，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。
21. 陳慧英〈談談廣州話的形容詞〉，《中國語文》，1979年第6期，頁451-454。
22. 陳鐵民、侯忠義(校注)《岑參集校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。
23. 張康壽《構詞法和構形法》，黃岡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。
24. 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，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。
25. 郭慶藩《莊子集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。
26. 詹憲慈《廣州語本字》，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95年。
27. 鄧少君〈廣州話聲韻調與《廣韻》的比較〉，《語文論叢》(第一輯)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1981年，頁134-179。
28. 蕭統(編)、李善(注)《文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。
29. 顧野王《大廣益會玉篇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